

白話荀子讀本

葉玉麟選譯



廣益書局刊行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新一版

白話
譯解
荀子

洋裝二冊

〔外埠酌加郵費〕

選擇者
葉玉麟

校勘者
葉昀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白話 荀子 卷下

王霸篇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

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

執之最利者也。

得道以持之，則大

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

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並作矣。

有之不如無

之。有國不無國。

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

索謂窮極之時。○盧文弨曰：正文及其綦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

齊湣宋獻是也。

湣與閔同。齊湣王爲

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爲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諡。故與此不同。

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

者必將道也。

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

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

所宜謹慎擇之。

仁人之所務白也。

白，明也。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

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弨曰：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

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操讀爲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盧文弨曰：正文操。元刻從本注作操，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此注改操從落。而訓爲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操然明矣。郝懿行曰：操本作礫。此蓋借爲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操讀爲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硬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

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礫礫耳。

之所與爲之者，人則舉義士也。

舉，皆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盧文弨曰：正文言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禮王訓夏禮利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行曰。極與亟極並同。極亟皆敬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其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爲亟也。

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

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義爲本。仰。魚亮反。○劉台拱曰。此義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爲基。又下文國一葉明。楊注義亦當爲基。案義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

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箬之言語。以義箬於言語。謂所論說皆明

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也。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本作以善。據宋台州本正。今

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箬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

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然。如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並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爲相掩襲未確。如

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

侯行義。心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省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略例大閤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齊當爲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考卜維王。宅是曷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一。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有非

它故。但取濟於義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

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制。於義也。○紀統行曰。奏。謂

進也。此奏疑與湊同。湊。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爲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並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算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湊同。

刑賞已諾信乎天

下矣。諸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肯柯盟之比也。

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二義反。政令已

陳，雖覲利敗，不欺其民。

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

約結已定，雖覲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救魯衛。不遂滅之爲

己利之比也。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棊明，與國信之。

棊亦當爲基也。○郭嵩燾曰。素當爲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

雖在僻陋

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

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爲伯也。

非本政教也。

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

非致隆高也，

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

非綦文理也。

言其駁雜。未極條貫。

非服人之心也。

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

鄉方略。唯在所向。

方略。不在用仁義也。

審勞佚。

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

修戰備，齟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齟齬也。相迎。

也。齟然。上下相向之貌。齟。土角反。

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

其彊能危中國。

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

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人提挈一國之人。

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

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

張開。○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

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

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

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

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因遂滅之之比也。

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

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

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

是上下析也。

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秦之而

亡，其極者齊閔薛公是也。

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

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

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繇繇常以結引馳外爲務。

繇繇。不絕貌。引讀爲制。制。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

爲務也。

故彊南足以破楚，

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誦秦，

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北足以敗

燕，

○盧文弨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中足以舉宋，

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

及以燕趙起而

攻之，若振槁然，

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

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

爲天下大戮辱也。

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師戰而封之。以爲大戮也。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

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

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盧文弨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

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爲長。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

國者天下之

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

所。處也。錯讀爲措。○謝本從盧校。作錯之險。王

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

元刻世德堂

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藏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虞王本亦無。

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藏則塞，

不可不善爲擇道路而導達之。歲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也。故下文云。塗藏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並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爲導達。失之。

危塞則亡。○所以爲之善擇。○盧文弨

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布土然後爲安。一曰修封疆。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封畿封。○顧注皆謂爲界。言非徒畫分疆界，君其國而子其民。遂可以立國也。

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議。議天下誰子之議。能足焉也。故道王者

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

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答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辭。下文兩設問答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

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封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弨曰：案畝田墨子作圃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鄭聚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憚字之形。○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敝貌。與此義合。敝正對新而言。此當國與世俱新。雖或憚憚敝壞而非變也。但改王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玉字也。厭焉。合

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王改行。故王改行。王。羣玉。行。步也。○盧文弨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易說。

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王改行。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爲厭。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同作國。是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有千歲之國。語意繁對。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

可謂使百世不易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

歲之信士爲之也。」

荀子 卷下 王霸篇

五

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

故與積禮義之君子

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

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

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

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

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

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

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

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先謙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

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義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氏。即棄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

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曲直。繩

矩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盧文弼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訓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郝懿行曰。將將。正字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郝懿行曰。將將。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即引詩。又申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備。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爲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爲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謾自將。將。○王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盧文弼曰。正文不爲下。各本有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考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亂則

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

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盧文弼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姑字之

面目。毛傳曰。覲。姑也。鄭箋曰。姑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姑無耳目。猶言姑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姑。因誤姑爲恬。楊注即訓爲安然。失之矣。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

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

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其不分

治也。說見不苟篇。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爲辦。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

並非苟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弼曰。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

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先謙案：樂治要，緩作忘，無者字。非知樂者也。故

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閻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王余

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虛從呂本。案：逸周書諡法篇曰：好樂急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樂治要，正引作荒

作樂。先謙案：閻君下，樂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有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

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

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

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爲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諸子辨其等。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義之大戴禮朝事篇，辨並作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

譬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則列爲別之譌也。王逸注離

顯云：貫果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

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

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爲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

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堯禹，是其證。之主者，守至約而詳，

事至佚而功也。○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虛從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

事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

是今從錢本改作之。

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

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

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

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巡交

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作勢使然也。日而實反！

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盧文弨曰：虞王合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耗，謂精神竭。頓，謂顛倒也。如是則雖臧

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

權執事業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說見儒教篇勢在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臧獲無權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以是縣天下，一四海，

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

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

道篇：爪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爲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嚴二篇。楊以官爲建百官。亦誤。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

勸。」○郝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一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

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總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諄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

也。○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法。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出若入

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

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

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人。故天下歸之也。

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郝懿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豈當爲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

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

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爲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矣。○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箸

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執盡人也。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蓬門者。善服射者也。蓬門即蓬蒙。學射於羿。羿蓬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蓬音蓬。○盧弼曰。案史記策傳。亦作蓬。門音蓬。蓬之蓬。亦讀爲蓬。蓬蓬之蓬。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蓬門射法二篇。在漢藝文志作蓬門。蓬即蓬字之省。古讀蓬蓬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峰。云又音蓬。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服。屬服。

兵家諸書。多作蓬字。唯孟子楊子。宋以後作蓬。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蓬門。它書或作蓬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記策傳作蓬門。漢藝文志作蓬門。蓬即蓬字之省。古讀蓬蓬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峰。云又音蓬。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服。屬服。

兵家諸書。多作蓬字。唯孟子楊子。宋以後作蓬。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蓬門。它書或作蓬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記策傳作蓬門。漢藝文志作蓬門。蓬即蓬字之省。古讀蓬蓬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峰。云又音蓬。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服。屬服。

兵家諸書。多作蓬字。唯孟子楊子。宋以後作蓬。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蓬門。它書或作蓬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記策傳作蓬門。漢藝文志作蓬門。蓬即蓬字之省。古讀蓬蓬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峰。云又音蓬。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服。屬服。

兵家諸書。多作蓬字。唯孟子楊子。宋以後作蓬。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蓬門。它書或作蓬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記策傳作蓬門。漢藝文志作蓬門。蓬即蓬字之省。古讀蓬蓬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峰。云又音蓬。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服。屬服。

兵家諸書。多作蓬字。唯孟子楊子。宋以後作蓬。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蓬門。它書或作蓬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記策傳作蓬門。漢藝文志作蓬門。蓬即蓬字之省。古讀蓬蓬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峰。云又音蓬。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服。屬服。

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
屈服是其引伸之義。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

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

聰明君子者，善

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

王者之功。盡此也。

服人矣。故主人主欲得

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

射及遠。中細微之物。

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

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弨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建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

爲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其用知甚簡，

用智慮至少也。

其爲事不勞，而

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

明君以任賢爲寶。愚者以任賢爲難也。

夫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

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

重多也。直用反。○盧文弨曰。案正文物字。元刻無。

合天下而君之。飲食

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

謝與榭同。○盧文弨曰。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書秦晉釋文云。臺榭本又作榭。今經傳皆改榭爲榭。

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

制如是者也。

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

制度以陳，政令以挾，

挾讀爲狹。治也。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也。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

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王念孫曰。楊

分侈離爲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傳四年傳。於是。然外齊也。邵氏晉書云。略然離散之貌。侈。侈也。

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

下之人，應之如景嚮。○盧文弨曰：景，俗作影。嚮，宋本作嚮，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

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

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爲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

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制，序作宰。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願，或曰：畢，讀如以繩茶蓼之毒。牢與漢書丘遲鑄釜之鑄義同。皆料理幹運之意也。○盧文弨曰：案後漢書馬融傳：畢牢，陵山。章懷注云：畢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畢牢。畢，俗作畢。亦轉爲畢。鄭毅行曰：案于祿字書：畢，俗作畢。蓋畢，俗作畢。又復加頭作畢，以別於畢。此正如漢成畢印文。作白下人。人下羊。又作而下羊。展轉增譌，卽此類也。畢，始爲覆冒之意。故畢牢，亦爲牢籠。皆雙聲疊韻字也。馬融傳云：畢牢，陵山。章懷注引此卽作畢牢字。是已。然攷畢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畢子佐禹。顏氏家訓：畢分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稱近鄙別字者也。畢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畢牢。楊注引新序：（今本無）作宰牢。又列子：望其壤宰如。此書大略篇作畢如。皆其證矣。王念孫曰：此字困學紀聞已辯之。

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蓋積而得之者，不世絕。

與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

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維德之論。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卽天倫。論或爲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一篇：並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王念孫曰：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

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

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

與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

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維德之論。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卽天倫。論或爲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一篇：並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王念孫曰：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

之。功壹天下，各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弨曰：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以

察若言矣。此可以察如。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朱，魏時人。哀哭之。

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蹠。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經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末。形缺而論。末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合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顯千里曰：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郭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類。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衡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爲覺。玉篇引聲類曰：覺，悞也。廣雅釋詁同。悞訓悞。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顛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悞爲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涂過舉顛步。即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爲句。諸說皆未當。

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涂。

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

章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

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悞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先謙案：上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爲文。下云四者齊。是謂上一。荀又自釋之。

荀子 卷下 王霸篇

矣。楊以一爲令行。悞。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

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案上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

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

盧文弨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

故湯以亳，武王以鄴。

鄴與編同。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

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匹夫老。疆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四者齊也。

齊謂無所闕也。

桀紂即序於有

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

當爲厚字之悞也。○錄書厚序相似。傳寫是誤。說見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故湯以亳，武王以鄴。

鄴與編同。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

四者齊也。

齊謂無所闕也。

桀紂即序於有

齊謂無所闕也。

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匹夫老。疆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故湯以亳，武王以鄴。

鄴與編同。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

不以棄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

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

不以棄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

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

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聖

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

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聖

正。

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也。○

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

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

禮法之樞要也。

是百王之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文弨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爲言可見。王念孫曰。盧

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先謙案：上文證之。

當爲共己。各本作其己。形近致悞。今從宋台州本改正。

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

貫穿此日也。會稽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限羊爲詳。又限羊爲平耳。楊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

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備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爲決。○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爲周字之誤也。周誤

即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德，以方皇周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揚俊注曰：挾讀爲浹。挾，曲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爲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浹，帛也。

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國貨。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

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卽制數也。數制卽制數也。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大君子。謂人君也。

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篇兩云彼
周魯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證。稱數義同。楊注悞。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政也。當。丁

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義紀綱紀者謂相也則身

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

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也。○謝本依盧校。也上有者字。

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